

在现场

从“一双鞋”说起

忆往昔

□ 王妙瑞

有“一双鞋”令人难忘,说的是当年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相当于一双鞋,难堪的比喻倒也符合当时“贫绿”的现象。我就读的中学在虹镇老街,一路上破旧房灰不溜秋,与我住的三多里弄堂不能相比,不过石库门房子大多也是用灰砖砌起来的,生活的都市好像穿了一件灰色中山装似的。

读初二时,看了陶铸散文《松树的风格》,我想去看松树,写一篇小作文,就像学画的人要去写生一样。学校附近的和平公园里面松树不少,门票要5分钱,我只有2分钱,进不了公园门。于是我到街道的弄堂里去寻找松树,每天放学后走街串巷跑弄堂,不要说松树,就是别的树也见不到一棵。还不如自己家的旁边泥地里有一棵大树,不知是哪个前辈栽下的,树皮粗糙开裂有点像松树。一次刮八级台风,马路上的梧桐树被狂风吹歪了。而它依然挺立,从此我叫它“二松”。

中学毕业我当兵去了,复员回来时,家已搬到了弄堂口的街面房,原来是解放塑料制品厂的弄堂车间扩建,置换了我家房子。那棵大树不见了令人遗憾。但弄堂里还有一棵白玉兰长得高大,树身在篱笆墙外的舟山路幼儿园,树枝蔓延到弄堂里,被人唤作“半玉兰”。大人喜欢在树下休息,小人则白相陆军棋或做作业,就这么半树绿荫和花香,让我们深深爱上了它。

1978年底,我进了市民政局工作,楼上邻居是市园林管理局,耳熟能详的“一双鞋”的比喻就是从楼上传出来

的。当时的上海烟囱林立,天上飘着“黑牡丹”,地上难见百花开。怪不得我念书时要找一棵松也那么难。在食堂吃午饭,我问同桌的园林局朋友,“一双鞋”什么时候能变成“两双鞋”,或者“三双鞋”,甚至更多啊。他说我们正在努力。

有一天上班,突然发现园林局牌子更名了,改为绿化局。这在体制上又一个重大的改革,预示着上海在绿色生态上将有新的大变化。

果不其然,我目睹延中绿地诞生了。后来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一双鞋”发展到“一张报”,再到“一张床”;去年有了一间“房”。如果今后再加个小“厅”,那就更美了。绿色之梦到明年底就能实现,因为上海要通过新建和改造提升新增公园600座以上,将使公园总数超过1000座。

阳光灿烂的一天,坐在小区长椅上的我,发现自己居住环境变化与上海城市的灰绿转换节奏几乎同步,从点绿到

片绿,从浅绿到深绿。最感慨的是,少年时人找树,老年时树找人,如今树比人还多。我为小区大树点名,樟树、雪松树、银杏树、玉兰树、樱花树、枇杷树、枣树、桂花树等等不下几十棵,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15分钟生活圈是远近闻名的绿色之环,4条市级林荫道串联4个口袋公园,走在路上鸟语花香。小区围墙外的城中村改造今年5月竣工,规划中的口袋公园近在咫尺。

春天来了,旧地赏绿让我感慨不已。来到老市府大楼对面的江西中路汉口路小花园,回望40多年来上海植树造林成绩斐然,现在全市森林覆盖率18.81%,全市森林面积达到192.78万亩。我来到瑞虹新城聚会,虹镇老街绿得不敢相认了,与和平公园融为一体。顺路到从小长大的北外滩逛一圈,白玉兰广场的66层摩天楼,如“一花”绽放空中,地上万绿簇拥,“一江一河”沿岸像两条绿色飘带。漫步在春风里,一路缤纷陶醉了我。

□ 吴翼民

曾经名列华东三大剧种之一的滩簧发源

于无锡常州一带农村,由民间山歌小调加上乡村的采茶舞演化而来。滩簧之义,“滩”者为“说表”,“簧”者为“唱腔”。初时,沪苏浙一带乡间以语言为分野,涌现了诸多滩簧形式,如无锡常州的“西滩”、上海的“东滩”、苏州的“本滩”,分别是锡剧、沪剧和苏剧的雏形。再说浙江的杭州滩簧、宁波滩簧、余姚滩簧就是杭剧、甬剧和余姚剧的前身啦。

各种滩簧最早都是乡村民间自娱自乐的形态,田间劳动之余,说说唱唱跳跳,放松消遣快乐一下,渐渐就发展起来,念白和唱腔都有了规范,不再满足自娱自乐,要展示给更多的人欣赏,就要表演故事、演绎善恶因果和人间的悲欢离合,遂有了戏曲的因子。比方无锡和常州滩簧,进入了“常锡文戏”时代,由“对子戏”到“小同场”再到“大同场”,由乡村进入城市,及至沪宁铁路开建,无锡的袁仁仪率先沿铁路一路演唱进上海,登上大世界的演艺舞台,其后常州的周甫艺、王嘉大也进入上海大世界,标志着常锡文戏已然成熟,自成格局。当时在上海的梅兰芳先生闻讯后与戏剧家田汉先生到大世界观看无锡滩簧,二人对演出大为欣赏,演出结束后来到后台与袁仁仪等人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滩簧得到了戏剧界权威人士的认定。而后经历了由男旦递进为女旦、男女同台,戏曲舞台渐臻完善完美,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戏曲的重视扶持,1954年华东戏曲大汇演,常锡文戏被正式命名为锡剧。

每个剧种的诞生都有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锡剧同样如此。我们现在欣赏锡剧,觉得那么地赏心悦目——剧本创作的精当、戏曲音乐的精妙、演员演艺的精湛、舞台美术的精美,一句话,共同组合成了舞台艺术的精彩。殊不知,锡剧之花的成长吐艳,经历了几多风雨摧折。

清道光年间,半职业和职业滩簧艺人开始出现,并且有了女职业艺人。演出区域的扩大,女艺人的出现,加上滩簧小戏有很多表现男女爱情的剧目(诚然,有少数民间小戏有些失度而显得低俗),引得一班文人雅士多次惊呼滩簧有伤风化,应予以取缔。无锡士绅余治所著的《得一录》一书中,有很多关于禁演滩簧的文章。但百姓爱滩簧之风却越禁越烈,戏班子走街串巷演出谓之“跑筒子”,随处围圈演出叫“敲白地”,更有甚者,为躲避官府查禁,滩簧艺人白天休息,到了日落时分,在四镇八乡登台演出,直到第二天日出时才结束,俗称“两头红”。尤其是春秋季节乡村庙会社戏,滩簧戏班子每每彻夜不停地演出。乡间又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很受农村群众欢迎,有的群众还想方设法帮助戏班子躲避官府查禁。

滩簧经历了“跑筒子”“敲白地”以及“两头红”的艰辛历练,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滩簧唱得『两头红』



书法

赵韩德作

菜饭

□ 汤炳生

入冬后,乡下友人在电话中邀我去他家小聚,我提出要烧点菜饭吃。友人说好,在菜饭里再放点咸肉,我说什么都不要放,吃剩的包括饭糍都让我打包带走。

以往家里偶尔烧一顿菜饭,总觉得没有当年连吃了半个月的菜饭味道。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冬,我被剧团指派到浦东金桥的茶馆书场演出。

快到吃饭时分,我穿过马路走进小饭馆,一阵菜饭夹带着猪油的香味扑鼻而来。我花了四两粮票,一角四分钱要了一碗菜饭和附送的一碗葱花紫菜汤。当服务员将菜饭和汤放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见那菜碧绿色青依附在米饭上,晶莹剔透的米饭受到了青菜的浸润泛出淡淡的绿色,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当第一口菜饭送进嘴里触动了味蕾,那菜有一股淡淡的甜味,那饭粒的软糯加之那一口紫菜汤,那可是沁心的享受!店里的服务员知道我是说书先生,看到我那种享受都写在脸上,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掌勺师傅特意从灶间里拿了一小块菜饭的饭糍放到我碗里,并微笑着说,先生,你这个季节来,我们店里的菜饭是最好吃的了,你不妨再尝

尝这个。我说了声谢谢,见饭糍金黄微焦,放到嘴里一嚼,那叫一个嘎嘣脆!我细品了一下,对着正等我作出评价的掌勺师傅说,好,好!我真还没吃到过这色泽金黄、香脆的菜饭饭糍,只是它比菜饭咸了点,不过我能够接受。掌勺师傅说,烧菜饭过程中,盐分沉淀,致使饭糍稍微咸了点。你可以把它当作零食吃;油余了还是一道上好的下酒菜;如果把它烧成咸泡饭,那将会满屋飘香,这味道也许会让你记住一辈子。我心里嘀咕:这也太夸张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自然也吃了不少菜饭,但总少了在金桥小饭馆吃到的可口和清香。直到前两年碰到原来在机关食堂烧饭的老吴,我向他请教。他为我进行了科普:要烧出最好吃的菜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用刚上市的新米,清香软糯味就有了;用入冬经过霜打的青菜,甜糯味有了;用大灶锅烧煮,大锅旺火也有了。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老吴告诉我,最好买农家垵头上不搭棚的青菜,它终朝吸纳日月星辰的光照、风霜雨雪的加持,才会释放出人们渴望的味道。老吴还说,我不主张用猪油烧菜饭,但你可以用少许的猪油拌饭,嘿,那味道……

嗨,怪不得金桥吃的那半个月的菜饭会让人如此怀念。

□ 程志忠

冬雪掩埋不幸,春风吹绿希望。只要信念不倒,人生风景不败。

与春天约会焕发精神,与春天同行充满活力,明媚的春光是对耕耘者的热情鼓励。能与春天同步的,唯有年轻、奋发的心。

抓紧春播的每分每秒,就有秋收的丰厚回报。

油菜花讨人喜欢,不光有艳丽外形、沁人芬芳,还有丰富内涵。和煦的春风令人沉醉,亦蕴含催人奋进之力。

贴近希望的田野,更能闻到浓郁的春的气息。绿色是春天的流行色,青春是人生的活力源。有了春雨的滋润,春笋就有了破土的能量。无论经历多少冰冷的逆境,都会遇到一个春天。

桃花鲜艳,孕育着甜蜜。杨柳垂岸,摇曳着清新。微小的春风能吹绿大地,再轻的春雷能撼动人心。

没有开春时计划,长不成四季繁花。顶过了料峭春寒,便迎来春暖花开。

春日絮语